

榆晚情

□记者 马文双 通讯员 王明珍 文/图



张秀荣

老“玩”童张秀荣

她喜欢握着水彩笔，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画各种小动物，喜欢将广告纸折叠成飞机和千纸鹤，爱看电视的她还很迷《还珠格格》中的小燕子……家住洞西延安社区的89岁老人张秀荣说，她就是闲不住，喜欢这样玩。



张秀荣的水彩画和毛线贴画

爱画画折纸，玩得忘了吃饭

张秀荣是地道的北京人，来洛阳几十年了，她不仅乡音未改，北京女子那直爽的性格也没变。耳聪目明的她，没等我们问话，便自报家门，声音颇洪亮。

“我是个闲不住的老太太，一闲下来就难受。”张秀荣笑着说，“我得玩儿。”“那您都怎么玩？”我们问。“我自己在家玩儿，有时候还叠飞机呢。”张秀荣笑着，她的娱乐项目全部在家完成，以画画和制作毛线贴画、各类小动物折纸为主。

可不是，一走进老人的家，我们就

注意到客厅里挂着一串串千纸鹤。老人的女儿赵学莉说，这都是她老母亲叠的。老人卧室的柜子里、阳台上，放着宝塔、小花篮、小鱼等用广告纸折成的各类小玩意儿。

“我还喜欢画画，你看，这都是我画的，有小花猫，还有小鹿。画得不好，可我还是爱画。”张秀荣边笑边找出一摞放得整整齐齐的水彩画给我们看。张秀荣说，这些都是她自学的。她画的东西不能说多形象，但不失可爱与纯真。

张秀荣最自豪的是，她会用毛线制

作粘贴画，她家餐桌上的桌布就是她自己制作的。她先将一个个小动物的图案描绘在白纸上，再将五颜六色的毛线粘上去，一大张白纸上贴满小动物图案后，再放上一块透明塑料膜，一块桌布便完成了。“桌布上的小鱼是我照着家里养的金鱼做的。”张秀荣说。

“她常玩着玩着就忘了吃饭。”赵学莉笑着说，“我们做儿女的也没办法，谁让她喜欢呢？”

听说，闲不住的张秀荣至今还喜欢亲手织毛衣。

喜欢抄歌词，还迷恋电视剧

张秀荣没上过几年学，可她很好学。她家里有块小黑板，闲着时，她喜欢在上面写写画画。“写不好，能随时擦掉。”老人笑着说。“我还喜欢抄歌词。”赵学莉拿出几个泛黄的小本子，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多首歌曲的歌词，如《浏阳河》等。“我要是再年轻几岁，就去上老年大学了。”张秀荣

说，她喜欢学习，这样生活有意思、有奔头。

日常生活中，张秀荣还很迷恋电视剧。她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生活，但儿女们晚上会轮流来照顾她，当然，还得陪她看电视。“她总揪住我们陪她看，不看不行啊。”赵学莉笑道，一遇到喜欢的电视剧，老人就着迷，有时会看

到深夜。

“我喜欢演小燕子的赵薇，活泼可爱；我还喜欢《胡杨女人》和《当家的女人》里的主演王茜华……”一提起看过的电视剧，张秀荣如数家珍，很多演员的名字都记得很清楚。

这样一位整日开开心心的老人，怎么能不长寿呢？

咱爸咱妈

□花香

婆婆的精致生活

第一次见婆婆，感觉出乎意料。只知道老公自小就没了爸爸，是婆婆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并供他读了大学。我想，一个女人在农村生活会多么不容易，婆婆一定憔悴而苍老，就像我的母亲那样。

我刚迈入老公家的门，便迎出来一个女子，看起来也就四五十岁，烫着头发，穿着一件镂空的细纱绿衣，散发着温婉的气息。我迟疑着，不知该喊她什么。老公说，妈，小香来看你了。这就是我的婆婆？紧张和自卑感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。

屋里虽然都是旧家具，可全都光亮明净，整齐雅致，一个鲜红的中国结悬挂在餐桌上面。老公说，这是婆婆编的。再看桌上的盘子和碗，个个都很精致，

还有专门喝红酒的高脚玻璃杯。婆婆如此讲究，让我心里战战兢兢的。

第一次在老公家包饺子，我看到婆婆包的饺子皮圆形的，中间厚边缘薄。再看她包的饺子，整齐漂亮，还有精致的花边。看我笨手笨脚的，婆婆便笑着教我。

夏天的夜晚，广场上有露天舞会，婆婆每天必去，在一群老头老太太中间，婆婆是跳得最好的，像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。

冬天，我们一家人都到浴室去洗澡，婆婆带的化妆品的瓶瓶罐罐竟有一袋子。洗完澡出来，我把湿头发绾起来准备回家，却见婆婆从包里拿出一个吹风机递给我，让我吹吹头发，省得出

去感冒。暖暖的风吹着我的头发，我在心里回味着婆婆热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在她眼里，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精致，很享受。

受婆婆的影响，我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环境舒心，我的心情也好，便听老公细说婆婆的过去。老公13岁时，他的爸爸因病去世，家里欠下几万元的债，是婆婆靠种棉花和农闲时打工才一点点还完。婆婆一个人守着一个孩子，这么多年一路走来，吃了那么多苦，却还能保持这样有情趣的生活习惯，需要很大的勇气吧。

婆婆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没有哪一天不高兴的，从前吃不上穿不好的日子都过来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”

往事追忆

一面之交的英雄老乡

□李静波

50年前，我在南疆疏勒县工作。当时，那里来自内地的汉民很少，所以闲暇时我颇感寂寞。

一个星期天，我出去闲逛，想找个河南老乡聊聊天。走到边防部队的一个农场时，只见一群人在打篮球，有很多人围观。我对篮球也很感兴趣，便停下来看球。

中途，因有人犯规，裁判员吹响了哨子，打着手势，要罚球。趁这个短暂的空当，我大声问：“这里有没有河南老乡？”话音刚落，从球场里走出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，满面笑容地和我握手。接下来，他和领导耳语了几句，有另外一个小伙子进场接替了他，他走过来热情地拉着我的手，来到他们营部。

路过伙房，他进去交代了一声，便带领我进了他的办公室。我们互通了姓氏，他叫我小李，我叫他小张。他告诉我他是安阳人，我告诉他我来自洛阳。我们一见如故，有说不完的话。一会儿便到中午了，伙房端来了两碗大米饭和八个菜，外加一盘小糕饼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可是首长级待遇了。我们一起吃着，各自谈着老家的情况，暖暖的情谊涌上各自心头。

吃过饭，我们相约下星期再聚。三天后，我从外地出差回来，我们厂长说有个姓张的解放军来找我，让我回来马上去找他。当时已是暮色四合，我只能第二天早上去找他了。

第二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到达他们部队时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告诉我，中印边境发生战争，小张已经在当日零时上前线了。我大吃一惊，后悔自己前一天晚上怎么没来。我问小张什么时候回来，对方表示难说，他让我三天后再来看看。

三天后，我如约前往，得到的竟是噩耗：小张在攻打敌人碉堡时壮烈牺牲了。我顿时如遭五雷轰顶……

几天后，听说部队给小张记了一等功。可再多的荣誉，也换不回这个年轻的生命了。之后的一个月里，我寝食难安，总也提不起精神来。我和小张仅仅是一面之交，彼此连名字也不知道，我连请他吃顿饭的机会都没有，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。

从新疆回来40年了，我多次梦到小张——这个有一面之交的英雄老乡。



(资料图片)